

从认知角度看概念隐喻中的文化因素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 宇*

摘 要：本文从认知角度对存在于时间隐喻、习语、语法结构中的概念隐喻进行文化分析，并通过实例进一步探讨概念隐喻中的文化因素，目的在于凭借认知隐喻的研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更多的、更确凿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概念隐喻 文化 认知

1. 引言

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不光是个语言问题，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Lakoff & Johnson (1980)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中提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类生存和认知的基本方式之一，它植根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中。思维过程本身是隐喻性的，我们用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大多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和界定的，隐喻更多体现在语言表达中的概念隐喻中 (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认为隐喻由两个域构成：一个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 (source domain) 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 (target domain)。概念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通常始源域中的来源概念是较具体的，而目标域中的概念是较抽象的。也就是说无形的、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抽象概念的概念化是植根于我们对有形的、为人熟知的、简单的具体概念的把握，它来自于我们对人和实践所产生的基本经验。因此隐喻的使用也反映了深藏其下的文化观念。本文对存在于时间隐喻、习语、语法结构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并通过实例进一步探讨概念隐喻中的文化因素。

2. 时间隐喻

时间表达是语言中最为普遍的，然而正如“方向”(direction)一样，时间作为抽象的事物只能通过某一具体事物才能表达出来。有趣的是，时间的概念化与空间方向密切相关。时间概念在几乎所有已知人类语言中都是(程度不等地)以空间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说从认知功能角度看“time is space”是一个作为中心概念的隐喻，因此它是根隐喻。在英语中时间的概念化被看作是空间中移动的物体和人、空间存在的资源或空间本身。

例如：“time is passing fast”指的是空间中移动的物体。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指的是我们(人)要步入的空间。

“I've used up my hour”把时间看作是我们消费的空间资源。

Lakoff 和 Johnson (1999) 提出了“事件结构等级”(event structure hierarchy) 这一概念，其实它是概念隐喻中的一种。依照这一等级，最基本的隐喻如“time is space”意思是作为隐喻的源范畴——空间会把它的结构模式映射到目标范畴——时间上。因此，如果一种事件在空间发生，它就会在空间结构所提供的参数内展现出来。“Time is space”决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会受结构参数所支配。例如我们说“空间允许方向性的前后运动”，因此“时间也允许方向性的前后运动”。

* 王宇，硕士，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通讯地址：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111000；电话：0419-2259568，13904195868；E-mail: mariayu69@yahoo.com.

我们的物理和文化经验为空间隐喻的产生提供了很多可能性，在这一结构等级中，大多数人在时间概念化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同的原則。他们好像把太阳运转的弧线抽象地看成是一条直线，他们自己坐落在这条线上，太阳的运动从一点开始到另一点结束。大多数人接受这一概念，认为“future”在空间上是前方，“past”在空间上是后方。因此“*We go back into the past*”和“*We decide that we a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in the future*”，好像动词“do”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事件等级结构”考虑到我们人类位于这一线性空间，时间必须有一个“前方”点和“后方”点。但有趣的是，在某些文化中，如智利的操印第安语的艾马拉人，趋于把将来构建成“后方”而把过去看作“前方”。这与太阳运动无关，而是他们认为将来是未知的，在“后方”不容易预测到；而过去是完成了的动作，是已知的。

汉语中，当我们说“未来处在观察者前方/过去处在观察者后方”时，参照点是观察者。如果以另外的时间作为参照点，那么就得到“较早的时间在较晚的时间前面/较晚的时间在较早的时间后面”。如：前天/后天/晚饭前/晚饭后。

中国的佛教的时间观是：时间是难以领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对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过去就是某个以前被制造出来、但现在已被毁坏的东西；现在是某个已被制造出来、并且仍然存在的东西；而未来则是某个尚未制造出来的东西。时间是作为相对事物而存在的、不能与事物分离（Keshavmurti, 1991）。可见，佛教是参照物体的产生和消亡来定义时间的，而物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由此可见佛教的时间观也是建构在空间概念之上的。

从中可以看出，在语言使时间概念化的同时，文化达到了一定的影响力。语言把文化观念传播到其核心的结构中。这一研究导致有些认知语言学家重新审视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们的结论是并不是内隐的语言结构模式强加在文化的语码上，而是文化通过隐喻使现实概念化并把它加在语言上（Gibb, 1994: 438）。

时间概念隐喻中把时间比作是空间包含了三个概念隐喻+time is space itself+（时间是空间本身）+time is a moving object or person+（时间是移动的物体或人）+time is resource（时间是资源）。英语中有关时间还有另一个极普遍的隐喻，即“time is money”其实也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隐喻，即+time is money+（时间是金钱本身）+time is a limited resource+（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time is a valuable commodity+（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这显示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概念隐喻，它们有的重叠，有的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有关“时间”的概念系统，其中每一个隐喻说明了“时间”的一个属性。可以说这两个根隐喻的基础在于：(1) 人类共有的身体及物质经验；(2) 特定社会中形成的文化经验（张敏，1998: 99）。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语言来看，把时间看做金钱远不如把时间看做空间更普遍，但这一隐喻在现代西方高度工业化的文化中很普遍，而许多其他文化中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时间的。例如汉语中有“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也许是因为汉语文化中小农经济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轻视商品交易。这种鄙视商业行为的价值观影响着汉民族的思维，但随着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的思维发生着变化，正如 Lakoff & Johnson 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就是逐渐接受和推行 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隐喻概念（束定芳，2000: 133）。

3. 习语

在概念隐喻中有时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突显的，然而这种影响却是普遍的，它是通过概念隐喻反映在习语之中的。

例如在英语中“red herring”指的是在对话或独白中偏离主题或转移说话人话题。这一习语源自当地的一个文化习俗，即囚犯用腐烂的鲱鱼使猎犬闻不到他的气味而逃脱。概念隐喻的核心之一是把状态看成

是位置(目标)(states are treated as locations)(Lakoff & Johnson, 1999: 180)。基于这一原因,“目的”是我们所试图达到的“地标”(landmark),地标是能够移动的或是我们积极搜索的猎物。对语言来说把获取目标看作是我们所猎取的动物或人也许极为普遍。通过事件结构等级,获取目标失败就是猎取动物失败。同样,使目标偏离方向的方法也是使追寻物偏离方向的方法。

狩猎隐喻(hunting metaphor)对多数文化来说极为普遍,即使对那些从未追逐过人和动物的人来说,它对头脑中的概念化的构建是主要的。用狗追寻囚犯体现出一种特殊化的狩猎诠释,而用腐烂的鱼味使狗迷失方向也是特殊的。基于这非普遍的层级,我们看到了文化对隐喻构建的影响之大。结果产生了这一习语“I smell a red herring”。从中可以看出语言随着时间而发展,语言承载着它的使用者的文化痕迹。通过这些类比,语言传播着世代语言使用者的观念,根据已构建起的概念化塑造新的思维。概念隐喻在我们使新的意义概念化并使旧的语义得到延伸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4. 语法结构

对欧洲语言来说最普遍的概念化是将来我们要步入的空间的一个点。“将来”通常是用“I am going”或它的对应词来构建起来的。当代法语的特征之一是语法中表示将来的简单将来时“Je le ferais”(I will do it)的使用率越来越少于最近将来时“Je vais le faire”,这不单单是因为后者具有较简单的形态结构和较少的认知负荷。语言如果一味依靠日益简单化的语法形式是不会得到发展的,更加相符的解释存在于——“将来”作为我们要向前步入的一点,它现有的图式化力量对于在当今讲法语的人的思维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但这只能是个推断。当我们说是当代西方文明化加速了个人意识,使个人能把握自己的未来,这一解释听起来似乎可信。

在当代法国,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设定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们能够建造自己的生活并把它看作是有目的性的运动,而不是命中注定的。当代西方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它的社会成员灌输这种意识即他们应把自己的生活构建成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时间的图式化变得越来越突显,这反映在语言结构当中不足为奇。

5. 实例分析

下面的例子说明由于文化先知而导致意义理解失误。这是一个由六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成人组成的班级,分别来自欧洲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刚开始教师让学生们闭上双眼,追溯最早的记忆。教师以问题的形式提示他们,让他们仿佛听到当时的声音,感受到当时的情景。几分钟后教师让一学生描述这一场景,他的描述相当苍白:

Student: “I was walking with my mother. There was a path. The path was very long and I was tired. I wanted to **go into my mother's back.**”

教师把一个盒子放到了黑板上,把一只手指放到里面,另一手指放到外面紧靠在盒子上。教师在盒子下写上:“into or onto?”,得到的反馈是“onto my mother's back”,这时候这个学生解释说他小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妈妈通常把孩子放到“in the back”,因此用“go into”不是对介词的曲解而是源于一种文化习俗。

从以上角度讲,两种解释都是可行的:第一种解释焦点放在“in”上,第二种解释焦点放在“back”上。“In”的使用通常与“on”相对应,“in”表示被垂直空间(vertical space)所包围;“on”表示坐落在水平空间上(horizontal space)。然而“in”的使用反映出以上这些概念在延伸。我们说到“living in a country”没有把国家当作能把我们包容在内的一种盒子;我们说“We are running in front of the race.”也并没有想到

由于“in”的存在而把“front”看成是一个坑，我们在对手之前都掉到了里面。通过“time is space”隐喻，我们可以看出任何空间所指都是一个暂时的对等。因此“I am there in June.”把月份看成是围起来的垂直空间，而“I am coming in a while.”则包容了广阔的指称范畴。

Rosch 发现在认知中通过典型例子是能够确定范畴的。在研究美国人是怎样确立鸟的范畴时发现，这一范畴是围绕知更鸟而言的，知更鸟是鸟概念的中心，还有一些鸟类也是很重要的，像 blue jay, canary 和 blackbird。很明显像 ostrich 是边缘型的，企鹅和蝙蝠是属于这一范畴的最边缘地带 (Rosch, 1975)。范畴不是已经限定好的一系列特征并预先选定哪些特征属于这一范畴，哪些不属于这一范畴。Lakoff (1987) 把这一概念发展成辐射范畴理论，并把它的灵活度延伸得更广。所以范畴内远离中心的成员也许并没有共享典型成员的特征。典型成员也没有前置限定所有其它范畴内成员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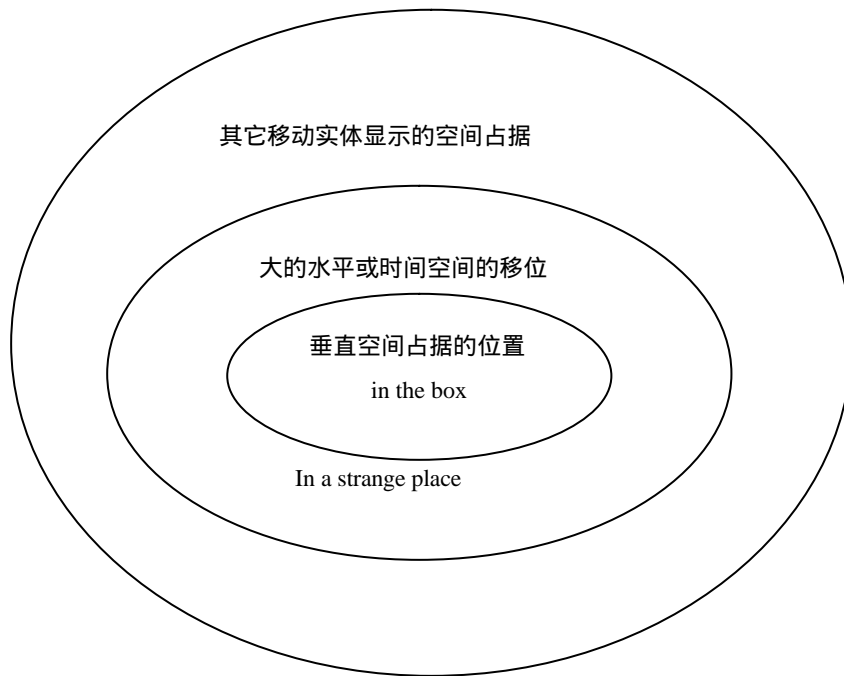


Figure 1 “in” 范畴的辐射构建

正如图 1 所示，介词“in”建立一个空间范畴。典型意义上说，它占据垂直空间——盒子中的物体，这就是教师的意义所指。然而如上所见，这个意义延伸到与它关系不太紧密的、远离典型成员的位置上，使我们考虑到就事件而言，它的空间存在是处于永久的变化中。图 1 显示出表面上浅显的空间范畴是怎样以复杂的方式延伸的。另一与典型概念相差甚远的是，“in”一词已从空间/时间域中迁移出来，通过“the state is a location metaphor”(状态就是位置)告诉我们“live in happiness”。而这一范畴的构建告诉我们当这名学生提到“carrying a baby in the back”时，他们是受到范畴不固定构建的影响。他们说到的妈妈的后背可能是婴儿想找到的舒适的、寻求保护的地方。这一延伸可能造成图式化的错误转移，这在他所属的文化中他的母语所允许的，因为介词的对等有着不同的辐射域。这很可能是学生的语言创造力使英语“in”一词的辐射域错误延伸。

但是错误可能不在于“in”一词的过度延伸，而在于“back”这个名词。学生认为这一介词的错误使用有其文化原因。他解释说在他们国家通常把孩子放在背后的吊带上，“back”这一概念延伸到背上的吊带，我们可以说它是概念隐喻(a sling for carrying infants is the back it rests upon)或称它是转喻(back substitutes for sling)，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在隐喻中的作用。

6. 结 论

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研究为我们深入地了解认知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使我们认识到概念隐喻在一定的文化中成为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整体，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 Lakoff (1993) 曾经预言：隐喻映射在普遍性上有差异：有的可能是普遍的，有的是分布广泛的，还有的可能是某个文化特有的。一方面，人类的理解和思维都植根于人类基本的身体经验，而基本的身体经验应当是人类共有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普遍性的概念隐喻的存在。另一方面，身体经验又离不开特定的物理、社会和文化环境，而这些环境是各处不同的，因此我们同时有理由预测不同文化的概念隐喻体系之间应当是存在差异的。

参考文献：

- 1 .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 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3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4 . Gibbs, R.. *The Poetics of Mind*[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Rosch, 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75. (104): 192-233.
- 6 . Keshavmuriti. *Space and Time*[M].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91.
- 7 .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8 . 张 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朱安莉、程建山、周 化)